



蜉蝣譯

陌 生 人

一個滿臉鬍鬚的陌生人，倚著手杖，直立地凝視天空上的一點。

旁邊來了位男A，好奇地上下打量這位陌生人，既而隨他的視線，也凝視著天空。

女A：這兩個人究竟看些什麼呢？

女B：不是什麼也看不見嗎？

男A：（望著這兩位女仕——）是啊！竟看著一無所有的天空。

女A：喲！你們不是正看著天空嗎？

男A：你們？是這個人先看的，（然後指著陌生人）

女B：（望著陌生人）這個從那兒來的？不面熟嘛！

男A：剛才就佇立在那兒哪。真是奇怪的人。（不安地問陌生人），你到底是誰呀？看著什麼呢？

陌生人：（一動也不動地注視天空）。

女A：喔！好嚇人哩！（對女B說）趕快走！

男B與男C到來，也同樣地望著陌生人，而後追隨他的視線。

男C：嘿！你們幹什麼啊？

男A：這個……我們也不知道呀！

男B：（對著陌生人說）看星星嗎？

陌生人……

男C：真奇怪！白天不可能看見星星嘛！（隨後也望著天空）

女B：可是這個人看了好久哩！

男C：胡說！不是什麼也看不見嗎？

男B：雖然我們看不見，可是，我們並不知道這個人是否看到了？

女A：（對女B說）快點走嘛！就是看到星星也和我們沒關係啊！

男B：那可不見得！不過沒有也沒關係。連「投珠與貓」的諺語也有呀！

女A：對不起！請問這是什麼意思？

男B：（指著陌生人）這個人站在這兒，注視著天空的一角。你注意到嗎？他是天文學家呀！

女A：你說是天文學家嗎？

男B：我聽說過爲了尋找星星而到各國旅行的天文學家。誰說他不是那樣的人呢？

女A：就是有那麼一回事也不能這樣說啊！

男B：（望著陌生人）請妳瞧瞧他的眼睛，它是正望著未來世界的。科學的眼睛，與我們的眼睛是不同的！用他的眼睛，我們發現了星球、世界，獲得了新知識。這樣妳還不明白嗎？

女A：（忿怒地說）這就是那諺語的意思？

男A：天文學家，嗯！不錯！

女B：（再三地打量著陌生人）啊！是……

女A：是什麼？

女B：（抓著女A的手腕）這個人是詩人啊！

男C：詩人……

女B：是的。那濕潤而和藹可親的眼睛——那是詩人的眼睛啊！他一定是個流浪的詩人。

女A：我曾聽說過流浪詩人的事，那麼大概就是這個人吧！

男B：天文學家才對！詩人怎會閉著嘴？

男D、女C、女D聽旁人說這兒的情形後也陸續來到。

男A：這樣說的話，就不是平常人了。詩人？有理！

女A：詩人喲！我怎沒早點注意到呢？

女C：這人不就是香客嗎？

女B：不！是尋找詩句的流浪詩人。

女C：不是詩人罷！

女B：喲！爲什麼？

女C：不爲什麼，這只是我的直覺罷了！就因爲他不像個詩人嘛！一定是週遊各國的香客。

女D：不見得是香客吧？這人好似有什麼煩惱，是聖人或賢者吧！

男A：賢者？！

女D：嗯！是個知識廣博而了不起的人。爲了解釋我們的煩惱而特地來到這個地方呢！

男D：真不知他是誰。又不像乞丐嘛！……

男B：喂！過甚其詞吧！以一個人的服飾來判斷人，這未免太輕率吧！

男D：可是……沒證據來證明他是天文學家或詩人呀！

男A：證據？……對！要證據啊！

男B：你說證據？這個人單獨觀測天體就足夠證明了。除了天文學者外誰會這樣熱心地注視天空？

女A：所以是詩人嘛！

女B：諸位！靜一點罷！等一下他一定會把美妙的詩贈給我們的。

一個占卜的老婆走了過來，女D跑到她身旁唧唧咕咕地細語。

男B：隨便說一句也好呀……不知怎的使我很焦急。

男C：再過一會兒就會有動作或說話罷！

老婆：諸位！我替你們猜猜看。因爲我的行業就是洞察人們的心事哩！對了！這個水晶球可以告訴你們想知道的事呢！

語畢，裝腔作勢地從布內取出水晶球。

女D：如果是伯母，應該馬上可以猜中的！

男D：這個問題嚴重的需要占卜嗎？

女D：當然啊！第一，它可滿足你的好奇心

老婆：（注意著水晶球——）唏！唏！靜一點！你看水晶球有動靜了。——什麼？心中有疑難？

女A：是啊！是啊！正思索著詩句呢！

老婆：請靜點——請麼！這樣的姿勢怎好呢？

男B：當然呀！觀測星星不能有錯誤啊！

老婆：啊！這模模糊糊像羊的東西是什麼？

女C：嗯！羊。真像羊。那末那些羊就像我們般地迷惑，似一群「迷途的羔羊」。這陌生人就要給這群羊一些處世之道哩！

男A：伯母！到底是什麼？占卜清楚一點吧！

老婆：別插嘴呀！讓我清靜一下。——噯呀！有事情發生了，就像噴出什麼東西似的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陌生人打了一個「暴大」的噴嚏。過路人嚇了一跳，都停下來看他。

男B：（跑近陌生人身邊）你怎麼啦？

陌生人：（回頭望著男B）

女B：你美麗的詩做出來了嗎？

陌生人：（慢條斯理地）啊！好不容易才出來了，你說我這好不容易打出的噴嚏嗎？

女D：你是說噴嚏？

陌生人：唉！真是苦惱的病，每打一次噴嚏「竟然」須要這樣長的時間，現在可痛快嘍！

女B：（大聲叫著）伯父！你究竟是誰呀？

陌生人：我是那邊山上的牧羊人。

男A：牧羊人？喔！原來如此！

陌生人滿不在乎地走開了。

男B：（目送著牧羊人）牧羊人！酷似天文學家的牧羊人！

女B：嗯！這個牧羊人完全像一個詩人哩！

女D：好像是個賢者的牧羊人啊！

老婆：（至此還一直凝視著水晶球——突然大聲地叫了起來——）諸位！我明白了！我明白了！那個陌生人的工作就是牧羊！

過路的人們憤然地離去，只剩下老婆一個人悠然地包起了水晶球離開那個地方。